



从随班就读到有效融合——

融合教育带领“星星的孩子”走出孤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 实习生 江畅

“除了黑板上写的这些，还有哪些叠词？”

4月18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小学的一间教室里，面对老师的提问，一名小朋友高高举起手，得到老师示意后，大声回答：“哥哥。”

“很好，大家给他鼓励！”老师话音刚落，同学们一起为他鼓掌，“棒棒！你真棒！向你学习好榜样！”

这名小朋友是孤独症儿童，刚入学时，无法正常说话，难以参与课堂学习。如今，他能够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其中凝结着学校和家庭的心血与努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2022年印发的《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提示，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狭隘、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严重影响儿童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孤独症通常起病于婴幼儿期，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药物，主要干预手段为系统性康复训练。

近年来，孤独症发病率大幅上升成为世界性问题。在我国，孤独症发病率位居儿童精神疾病首位。

2024年7月，中国残联、教育部、民政部等共同印发《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方案（2024-2028年）》。广西残联、教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广西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方案（2024-2028年）》中提出，发展孤独症学生融合教育，支持孤独症儿童和健全儿童一起学习成长，促进社交能力和情感发展，提高学习效果。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全国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先行先试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走访多所学校、幼儿园，对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现状、教学资源配置情况以及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进行调研，探寻提升融合教育质量的可行路径。

用爱找到融合的方法

记者在民族大道东段小学采访时，学校二年级1班班主任翁开媚讲述了一幕令她难忘的情景。有一次她去上课，班上有一名孤独症孩子一直哭，她上前问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原因。这时，一名学生主动告诉她，这个孩子哭是因为下课时有人不小心踩了他的脚。

广西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是南宁市首批普通小学附设特教班的学校之一。自1990年起，学校开启特教班与普通班随班就读的双线并行普特融合教育之路，至今已逾35年。目前，学校共有37名特需儿童，其中9名是孤独症儿童。这些特需儿童被分别安置在1个特教班和14个普通班。该校以随班就读为突破口，核心“接纳、尊重、守护、发展”的核心理念，形成普特融合的育人模式。

“通过融合教育，打破了孤独症孩子和同学之间的沟通障碍。”翁开媚说，学校通过播放科普视频、发放故事绘本等方式，向班上的学生介绍“星星的孩子”，帮助他们理解孤独症儿童的特点，培养同理心。

学校为孤独症孩子安排了助学小伙伴，每个班选出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感的同学与孤独症孩子结对，进行一对一帮扶。助学小伙伴陪伴孤独症孩子学习、玩耍，还会帮助他们安抚情绪、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等。

“为提高孩子们的积极性，我们会举办专门的仪式，为助学小伙伴颁发‘聘书’和喜报。助学小伙伴很踊跃，孤独症孩子从中感受到真诚善意，也很开心。在

支持孤独症儿童和健全儿童一起学习成长，促进社交能力和情感发展，提高学习效果，是系统性的社会课题。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全国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先行先试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走访多所学校、幼儿园，对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现状、教学资源配置情况以及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进行调研，探寻提升融合教育质量的可行路径。



4月10日，广西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融合课堂内，学生踊跃举手。

江畅摄

助学小伙伴的带动下，这种帮助从一对一演变成小组帮扶，在班级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在翁开媚看来，学校融合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基于爱心。

202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坚持科学评估、应随尽随，坚持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坚持普特融合、提升质量，实现特殊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促进残疾儿童少年更好融入社会生活。《“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提出：加强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融合。探索适应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共同成长的融合教育模式。

记者从南宁市残联了解到，2024年，南宁共安置6279名具备学习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就读。其中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有4057人，占比达64.61%。

入校就读是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而融合教育的实现远不止解决就学问题这么简单。以往，由于条件有限，学校大多采用管理普通学生的方式，融合教育效果欠佳。近年来，随着社会对融合教育的理解不断深入，对其实施过程提出更精细、更专业的要求。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学校通过课程改革、师资培养、环境优化、家校合作，搭建起更为全面、有效的孤独症儿童支持体系，探索融合理念在普通学校落地的具体路径。

科学施教同样是融合教育的关键所在。春暖新希望幼儿园是南宁市首家民办融合幼儿园，该幼儿园融合主管梁振敏表示，自开展融合教育以来，幼儿园基本处于满员状态。幼儿园成立于2021年，有学生290名，目前接收融合教育学生150名。特殊需要儿童在入园前，接受语言、模仿等能力测试，达标的孩子可直接进入全融合班级，没有达到标准的孩子可先接受融合服务，相当于全融合班级的预备课程。

“对于接受融合服务的特殊需要儿童，我们会根据其特点分配班级，为其设置专门课程，为进一步全融合班级做准备。”梁振敏说。

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春暖新希望幼儿园会为其配备“影子老师”。“影子老师”会像孩子的影子一样，基本全天候陪伴左右，培养能力，安抚情绪，照顾生活。“比如在课堂上，有孤独症孩子突然大吵大闹，他听不懂语言指令，‘影子老师’会拿出一张示意安静的图片，孩子看到后就安静下来。”梁振敏说，有一些孤独症孩子无法理解语言信息，但能识别视觉信息。

“融合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孤独症儿童放进普通班级，需要投入更多爱与关怀，更需要系统、科学的方法。”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说。

建立融合教学评价体系

“他老是发出古怪的声音、爱哭，吵得我没法集中注意力，而且我听不懂他在表达什么。”南宁市西乡塘区爱华小学刘洋曾与孤独症小朋友杨月做同桌，后来不得不换了座位。

刘洋告诉记者，这样的事发生在刚入学时，经过一年左右的融合，现在杨月大喊叫的次数少了，说话越来越文明，还会举手回答问题，班上的同学逐渐接纳他了。

在梁振敏看来，孤独症儿童的认知能力、感觉统合能力、情绪管理能力通常比正常孩子差一些。在课堂上，孤独症孩子时常会出现一些看似“出格”的行为：上课坐不住，随意离开座位，情绪波动时，又哭又叫，甚至在地上打滚。

融合教育给学校管理及教学评价带来一定挑战。采访中，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科科长谢长伟举了个例子：有一所学校接纳了孤独症孩子，这个孩子的学

习成绩不太理想，影响了班级整体教学评价。学校将情况上报后，经上级部门核实，决定不把这名孩子的成绩纳入班级成绩统计，学校可以对其实施个别化教育评价。

曾凡林表示，当下社会对孤独症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推广融合教育，要加强对孤独症的科普宣传，加深普特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包容，重要的是找到融合的方法。

谢长伟介绍，为了推动融合，南宁市坚持“政府主导、特教特办，精准施策、分类推进，促进公平、实现共享，尊重差异、多元融合”原则，目前已建成4个普通学校特殊教育“随班就读”示范点。认真落实“一人一案”，对不同残疾类别、等级的残疾儿童少年的人学安置作出具体安排，确保具备学习条件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不失学、不辍学。

南宁市残联持续落实好残疾学生教育资助工作，从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到中等教育阶段，对残疾儿童少年实行各阶段、全方位的资助。2024年，全市共发放残疾人教育专项补助118.88万元，共资助残疾学生1492人。发放贫困残疾子女中高等教育补助资金136.9万元，共资助贫困残疾子女692人。协助教育部门对入学前、学习中的特殊需要儿童进行评估和考核，保障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质量。

在融合中双向受益

“让孤独症孩子入学，并不意味着融合教育已完成。他们在学校里学到了哪些知识和技能，有哪些能应用到生活中，他们还学到了哪些社会道德规范，这些才是更为重要的。”曾凡林说。

在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就读的蒋璇，是融合教育的受益者。

“第一次送孩子上学时，我们一离开



4月8日，春暖新希望幼儿园，孩子们在上课。受访单位供图



4月8日，春暖新希望幼儿园，孩子们在操场上活动。受访单位供图



4月10日，民族大道东段小学，“影子老师”陪伴学生。受访单位供图

他就哭闹。学校反馈孩子无法独立上学，于是我们请了一个‘影子老师’，天天陪着。”蒋璇的家长说，刚入学时，他坐不住，经常发脾气、哭闹。

经过一年的融合教育，蒋璇有了变化，发脾气的频率明显降低，不再大喊大叫。“现在他在学校交到了好朋友，放学后会骑着单车去好朋友家玩，到了饭点知道自己回家。”蒋璇的家长说，融合教育给了孩子融入社会的勇气，虽然孩子的某些能力还比不上普通孩子，但让家长看到了他今后融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希望。

融合教育不仅为孤独症孩子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助力他们实现社会化发展，改善社会功能，也让普通学生理解平等、尊重、接纳、包容的理念，培养善良友爱、乐于助人的品质。

在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采访时，学生家长王浩讲述，他去学校接孩子时，有时能看到五六个孩子手拉手，送一名家住附近的孤独症孩子回家。王浩了解到，这并非老师安排，是孩子们自发的举动。

“孩子学会关爱他人，变得有责任感，比考100分更让我感到欣慰。”王浩说。

爱华小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杨生文表示，在融合教育环境下，学生的成长呈现出多维度积极变化，学会尊重和理解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同学，在自我意识、情绪管理和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学会应对今后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培养出更强的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

“孤独症孩子在这里学习融入社会，普通孩子也因此认识世界的不同侧面，学会关爱他人、增强同理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融合教育不只是面向特殊需要儿童，也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人人都是受益者。”曾凡林说。

（受访者优先要求，文中家长和师生均为化名）

让更多人认识并正视孤独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 实习生 江畅

“孩子5岁3个月时我才带他去检查，确诊了孤独症，医生说治疗已经有点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小学学生家长秦凤提及孩子的病，有些遗憾地说。

秦凤曾经以为孩子不会说话才是孤独症的表现，“起初，孩子并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但那时孩子已经有征兆，在幼儿园因为拉人被其他家长投诉。老师只说问题不严重，我也觉得是男孩子调皮。”秦凤说，由于老师和我们家长缺乏专业知识，对孤独症认识不够，没能及时重视这些情况。

孩子5岁时，秦凤送他去上兴趣班，发现孩子完全坐不住，躁动不安。秦凤这才意识到不对，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是明显的孤独症表现。秦凤又跑了几家医院，诊断结果均为孤独症。秦凤这才明白，并非孩子不说话才是孤独症表现，只要有社交障碍、刻板行为等相应症状，都可以归到孤独症谱系障碍。

“医生说孤独症最好在孩子3岁前发现并干预，5岁多才开始干预，效果会差些。”秦凤说，为孩子康复，家里承受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先是给孩子做了两年干预防疗，花费30万元。如今孩子7岁，秦凤送孩子去普通小学接受融合教育，但孩子仍无法独立上学，聘请了一名“影子老师”全天候陪伴。

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大都期望孩子能够进入普通学校学习，和正常孩子相处、学习社会规则，逐步融入社会。然而，对于普特融合的教育模式，一些家长开始并不能接受和理解。

“十几年前，有一名孤独症儿童随班就读，影响到班级教学，老师感到很难。一些孩子的家长甚至提出，要把这名孤独症儿童请出班级。”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说。

如今，随着孤独症相关知识日渐普及，融合教育不断深入推进，这样的情况大为减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与孤独症儿童同班学习，大部分受访家长都表现出包容态度。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学生家长吴桐表示：“如果把特殊需要儿童都集中到一起，可能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他们在普通学校可以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对我来说，只要不影响孩子正常学习，就没什么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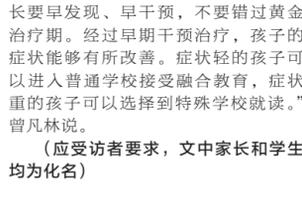
如何帮助孤独症儿童融入学校和社会，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课题。这不仅需要政府部门持续优化相关政策、教育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家长提升认知同样至关重要。

孤独症儿童可以办理残疾人证，领取相应补贴。但民族大道东段小学二年级1班班主任翁开媚发现，部分家长即使察觉孩子的异常，甚至在医院确诊了孤独症，也不愿意为孩子办理残疾人证。他们要么害怕孩子只是发育得慢一些，要么怀着侥幸心理，盼着孩子有一天突然“开窍”。

“近几年，公众对孤独症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积极带孩子进行康复训练。但仍有一部分家长缺乏科学理念，这对孩子、对家庭都是不利的。”翁开媚说。

对此，曾凡林建议，要进一步加大孤独症科普力度，让家长及更多人认识并正视孤独症。“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其中明确了孤独症的预警表现，如孩子3个月时对很大声音没有反应，30个月时不会说2-3字短语。对孤独症，家长要早发现、早干预，不要错过黄金治疗期。经过早期干预，孩子的症状能够有所改善。症状轻的孩子可以进入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症状重的孩子可以选择到特殊学校就读。”曾凡林说。

（受访者优先要求，文中家长和师生均为化名）



4月8日，春暖新希望幼儿园，一名孩子接受融合服务。受访单位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 实习生 江畅

“融合教育相关理念进入我国约40年，其形态不断演变、推进：从最初的一体化教育（Integration）到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再到如今的融合教育。我们一直在尝试和推广融合教育，如今仍面临一定挑战。”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说。

曾凡林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们对孤独症的认知水平日益提高，融合教育有了实质性进展，从试点、试验逐步走向推广、发展阶段。

“尽管如此，融合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他指出，当前我国融合学校和机构数量不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专业教师数量短缺。部分学校因缺乏师资或教学经验不足，教育质量需要提高。

在曾凡林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加大对融合教育的投入，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在师资建设方面，为参与融合教育的老师定编定岗，让专人做专事，并持续投入资源，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教师能力。在教学方面，进行系统设计，邀请专家参与指导，推动各方分工协作，构建专业高效的融合教育机制。

对于融合教育的发展路径，专家们纷纷建言献策。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融合教

融合教育还需探路前行



4月10日，民族大道东段小学，融合班级的学生在上美术课。

江畅摄

育法律和全国统一标准，各地仍处于自行探索阶段，融合教育成效缺乏统一的评估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治说。

陈国治认为，评判融合教育成效的标准应当包括：孤独症孩子在学校及社会环境中，能否真正被包容和接纳，建立无歧视的社交关系；对孤独症孩子的教学方法

是否规范、专业，孩子能否按自身能力水平参与学习；经过学习后，孤独症孩子的各项功能、能力是否有改善；孤独症孩子能否将所学知识、技能，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解决孤独症孩子的人学问题，并不等同于实现了融合教育。只有让这些孩子适应环境，获取知识、掌握生活技能、理

解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这样的融合才真正有意义。”陈国治建议，应当尽快立法，建立行业标准，用制度引导融合教育进一步推广和发展。

“对于没有职业技能、长期居家的特殊孩子，家长或许可以养他们到五六十岁，但未来之路怎么走需要考量。”曾凡林认为，融合教育不应当只在义务教育阶段，还应当包含生涯教育、职业教育，让他们能走得更长远。同时，需要事业单位、社会企业等多方联动，开发更多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

在陈国治看来，“融合教育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应积极引导更多专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满足特殊家庭的多元需求”。他同时强调，融合教育旨在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益，属于教育事业范畴，不能单纯依赖社会部门，应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明确各部门权责，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特殊教育学院副院长秦春婷认为，推动融合教育事业发展，要保持其灵活性，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群体的需求。“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

家庭，政府可适当给予一定补助。”

“目前一些地方的融合教育，是让普通学校的老师分出精力照顾特殊孩子，这加大了老师的工作负担。而普通学校的老师能做的主要是安全照料，难以针对特殊孩子实施个别化教育，特殊孩子需要接受更加精细化、有针对性的教育。”秦春婷认为，融合教育的理想模式是推行小班化教学，并配备具有教学、引导等多种职能的专业工作人员。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尝试将AI引入融合教育领域，不断探索各种可行的方式、方法。”秦春婷说。

对于融合教育的未来，陈国治希望不再区分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这些特殊孩子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应具备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教育的能力，保障其受教育权利，助力其成长发展，营造一个友好、无障碍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化本身具有融合基因，倡导相互接纳、和谐包容。期待融合教育在未来成为一种广义的融合——不仅是学校里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的融合，还包括社会的全面融合。”曾凡林说。